

帝國曆一一八五年，星辰節，加爾古·瑪庫大修道院。

訓練場上紅灰交錯，錚錚清音疾如雨落，斧光劍影婆娑共舞。

艾黛爾賈特結束一輪攻勢，握著訓練用斧站定不動，邀請她的老師上前攻擊。

這是第五次了。

貝雷絲發現她交換攻守的次數異常偏高，還若無其事地主導起了戰鬥的節奏。不曉得是不是五年間代替老師指導同學們，養成了習慣。

『老師，請跟我打一場。』

貝雷絲回歸的隔天下午，艾黛爾賈特突然跑來房間找她，邀她一起訓練。

貝雷絲在時空夾縫沉睡了五年，身體機能早已恢復，唯獨意識連接有點遲滯。

她一邊跟艾黛爾賈特交手，一邊調整自己，迅速恢復了往日水準。

貝雷絲默默望著艾黛爾賈特，單手舉劍，如她所願地踏步欺近，挺身一擊。

叮！

磨鈍的刀面在空中撞出火花，艾黛爾賈特架開這記斬擊，震撼虎口的力道保守而強勁。

跟以前一樣，老師光是放水程度，就足以和她打平了。

全芙朵拉能與全力以赴的老師相互抗衡的，她認為只有「純白無瑕者」姿態的蕾雅。

不過，艾黛爾賈特也故意隱藏了實力。

她當然很想對老師徹底展示這五年的成長、很想獲得老師的誇獎，但短時間內發生太多好事，感覺太奢侈了，她決定把機會留到日後。

兩人來回數次，再度交換攻守。

貝雷絲轉動手臂，以柔勁一次次巧妙化解艾黛爾賈特虎虎生風的波濤連擊。

「妳進步了很多，艾黛爾賈特。」

「……」

她一句突如其來的稱讚，在艾黛爾賈特心中引發劇烈震盪。

紅衣皇帝抿緊雙唇，壓低腦袋，呼吸漸漸顫抖，試圖忍耐，卻再也無法壓抑深埋心底的喜悅——它迫不及待地抽根萌芽、拚命吸取老師評語中的養分成長茁壯，轉眼間綻放成漫山遍野的花朵。

一陣暖風迎面而來，輕輕揚起皇帝的斗篷。

孤身背負的雙頭鷲展開翅膀，乘風欲飛。

艾黛爾賈特悄悄抬起眼眸，撞上貝雷絲沉穩的視線，終究是情不自禁露出了笑容。

「老師看得出來嗎？」

她注視貝雷絲，笑容燦爛，聲調雀躍上揚。

「嗯。」貝雷絲應得斬釘截鐵。「妳的力量已經勝過我了。」

力量……

艾黛爾賈特神色頓時變得微妙。

她放下訓練用斧，仔細觀察貝雷絲的臉，看不出老師有什麼特別的想法。

級長在聖墓之戰後，有時會像這樣大大方方盯著自己看，貝雷絲面無表情，繼續稱讚。

「我不在的時候，妳很努力鍛鍊自己。」

「……那當然，我可是統率眾人的皇帝，必須一直走在所有人的前面。」

艾黛爾賈特意識到貝雷絲確實站在眼前，不再是一碰就消失的幻影，不由得又高興起來。「不過，接下來的密爾丁之戰，我還是很期待老師的指揮喔。」

貝雷絲聽著她喜不自勝的笑容，唇角也若有似無地勾了一下。

「我會帶領大家取得勝利。」

「嗯，我也這麼認為。」

艾黛爾賈特自信滿滿地點了點頭，面對貝雷絲罕見珍貴的微笑，目光越發溫柔。

「老師，只要有妳在，我……還有大家，都不會再迷惘了，從這一刻起，讓我們成為彼此的助力，一起走到最後吧。」

貝雷絲微笑領首。

隨後，兩人互換武器，繼續對練到暮鐘響起。

當天晚上，貝雷絲在食堂跟學生們一起用餐。

席間，她從眾人閒聊中得知，這五年，艾黛爾賈特經常代替她示範「老師的武技」，卻很少與人對練，若有上場，總是一瞬間結束對決。

下午的訓練中，艾黛爾賈特積極掌握節奏、反覆交換攻守，只是在向她的老師撒嬌，並努力延長撒嬌的時間而已。

另外，整個下午，訓練場只有她們兩人，並不是巧合。

經過的黑鷲游擊軍同伴們自動自發守在門外，一起為皇帝陛下的戀情盡了點棉薄之力。

多年後，異邦，湖光之城。

「呵呵。」

旅店床上，貝雷絲應聲睜眼，就見艾黛爾賈特望著她笑。

兩人天色未亮就起床，去海口觀賞了名聞遐邇的「金波霞浪」，又到附近市場逛了一個早上，下午回到旅店，決定在晚上預約的餐館開始營業前，一起小睡一會。

貝雷絲將艾黛爾賈特擁進懷裡，等她睡著才入眠，也在她之後醒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貝雷絲輕聲問道。

「覺得很幸福。」

艾黛爾賈特埋到她胸前，呼呼笑著，臉頰隔著薄薄襯衣磨蹭她。

「這句話，我不是說過很多次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會不會說太多次了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貝雷絲撫摸她的後腦勺，用手指梳理她的髮絲。

「越多次越好，盡量說吧，我很喜歡聽。」

「喜歡這句話？」

「喜歡妳的聲音。」

艾黛爾賈特不禁失笑，開心得無法遏止。

「貝雷絲·艾斯納，我要封妳為甜言蜜語之王。」

「那麼，妳就是我的王后。」

「哎呀，王后？我可是當過皇帝的人喔。」

「妳不願意嗎？」貝雷絲滿臉落寞，聲線消沉。

「妳……真的很壞心。」

艾黛爾賈特被反將一軍，邊說邊捉住貝雷絲的雙手，指尖沿著腕間脈搏，慢慢地往上走。剛抵達掌心，便被她緊緊扣住了手指。

艾黛爾賈特不甘示弱地反握回去，兩人互相束縛，十指交扣。

「拒絕妳的方法——」

艾黛爾賈特貼身感受心愛之人的溫暖，再度心滿意足地笑了起來。

「我想，我一輩子都找不到了。」